

從跨國主義談臺灣外籍新娘及第二代的鄉土認同 —以蘆洲市某國小為例

徐榮崇* 徐瑞巽**

本研究主要從跨國主義的角度，探討外籍新娘及其在臺灣出生的第二代子女，在面對鄉土（母親與父親原居地）的身分及文化認同上，有無展現其跨國性的思維，並希望能引起在學校教育及課程規劃上廣泛的討論。

透過 8 位來自菲律賓、柬埔寨、印尼及越南的外籍新娘及其子女的深度訪談後發現，受訪者外籍新娘的跨國性思維似乎沒有那麼的明顯，尤其是小孩子更不顯著。強勢及均質的臺灣文化、兩地生活條件的懸殊、原居地親友的鼓吹、傳統婦女思想，以及本身的經濟能力不足等原因，都影響到他們跨國主義思維的展現。在小孩方面，父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受到外籍新娘居留臺灣時間的長短、家庭對文化認同的態度、同儕群體的影響、母親婚姻的動機與經驗，以及與母親原居地連繫的緊密程度等因素所影響。

最後，本研究以多元社會與族群融合的矛盾性為主軸，做為本文的反省與討論。並認為學校在課程上應重視外籍新娘子女雙重文化認同的事實，並培養學生多元文化的能力。

關鍵字：外籍新娘、跨國主義、跨國婚姻、第二代、認同

*作者現職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副教授

**作者現職臺北縣國小教師

壹、前言

本研究主要從跨國主義的角度，探討外籍新娘及其在臺灣出生的第二代子女，在面對鄉土（母親與父親原居地）的身分及文化認同上，有無展現其跨國性的思維，並希望能引起在學校教育及課程規劃上廣泛的討論。其內容主要述及跨國主義、跨國婚姻、國際移民第二代的鄉土認同以及外籍新娘的子女教育等領域。

依據內政部戶政司（2006）統計資料顯示，歷年大陸與港澳地區和國人通婚的比率逐年增高，由1998年的12,451人（對），占當年臺灣總結婚對數145,976人之8.5%，快速增加到2003年的20.4%¹。同時，歷年來外籍人士和國人結婚的人數也是如此，1998年外國籍配偶共10,454人（對），占當年臺灣總結婚對數之7.2%，到了2000年即增加到11%²。在最高峰的2003年那年，每一百對婚姻中便有約30對為大陸與外籍配偶。而這些外籍配偶當中，以越南為最多，2004年占了所有外籍配偶之64.8%，其次為印尼（11.6%）與泰國（8.7%）。同年，他們在臺灣的分布以臺北縣最多（占總數的17.7%），其次為桃園縣（10.7%）。

就外籍新娘的生育率而言，一般都高過於本地婦女。在生育總數上，1998年外籍與大陸新娘所生嬰兒數占臺閩地區嬰兒出生數的比例為5.12%，直至2004年已經提升為13.25%。也就是說，2004年在臺灣出生之嬰兒100個中，有13.25個是外籍與大陸新娘所生，其中8個為外籍新娘子女，5個為大陸新娘子女（薛承泰，2003；內政部，2006）。在他們的就學情形上，教育部（2005）的資料也顯示，近年來大陸及外籍配偶子女國中、小就學人數增長亦將極為快速，從2002

年的15,090人快速增長到2004年的46,411人，因此其子女的教育問題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由此，近年來對於外籍新娘及其教養子女的相關研究受到了學界的相當重視，一般而言，它們所關心的相關議題主要包括了社會適應、文化適應的問題（王宏仁 2001；劉美芳、鐘信心、許敏桃 2001；莊秀玉 2002；邱芳晞 2003；王光宗 2003；薛承泰、林慧芬 2003）；家庭婚姻的問題（周美珍 2001；王秀紅、楊詠梅 2002；黃森泉、張雯雁 2003；許學政 2003）；以及親子教育問題（陳美惠 2002；黃森泉、張雯雁 2003；鐘重發 2003；吳清山 2004；陳碧雲、魏妙如、郭昱秀 2004）。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外籍新娘及其臺灣出生的第二代子女，在面對鄉土認同上有無展現其跨國性的思維，瞭解他們在跨國婚姻的架構下，如何形成其對鄉土的概念及認同感。從王宏仁（2001）針對20-40歲嫁入臺灣的越南籍新娘的研究我們得知，跨國婚姻家庭中，照顧或陪伴小孩的工作多落在外籍母親身上，相較於本國通婚有一半先生協助照顧而言，外籍母親照料子女的負擔是比較重的。雖然如此，臺灣的跨國婚姻家庭中，外籍母親教養子女的權限仍是較低的（劉美芳，2001）。不僅如此，陳美惠（2002）的研究亦顯示，外籍新娘家庭中協助家事以及照顧小孩方面，父親的角色多是被動的。由此可知，外籍母親在照顧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相當重要的。故而不經讓我們想了解，究竟這些小孩在臺灣的成長過程及演變到底如何？他們會因為母親的關係而存有母親原居地的文化與觀念嗎？如果有存在，他們是透過什麼管道和如何受影響？如果沒有？又什麼原因讓他們失去了

¹2004年大陸及港澳婚姻比率驟降至8.6%，2005年回升至10.4%，其原因值得探討。

²2004年更高達15.5%。

母親母國的文化？他們對生活及成長的現居地的認同情形如何？他們的身分及文化認同又會是什麼？他們的跨國性思維會在哪些面向展現其鄉土認同呢？

貳、文獻探討

一、什麼是跨國主義

自從 Nina Glick Schiller 等學者 1992 年出版「Towards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on Migration」一書中，開始使用「跨國主義 (transnationalism)」一辭，來探討當代的移民現象以來。近十年內，包括人類、社會、政治科學、經濟及地理學各領域的不同學者，便相繼從「跨國主義」的觀點來探討不同的移民議題 (Kivisto, 2001: 551)。

「跨國主義 (transnationalism)」是指人們規律地經營在原居地和移入地之間的活動和網絡 (Portes, Guarnizo and Landolt, 1999)。Portes (1995) 認為：「跨國社群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是移民們為了追求經濟上的利益和社會的認可所創造出來的密集網絡，透過這些跨越國界的網絡，愈來愈多的人可以同時在兩地過生活。過去對移民 (migrants) 的概念，一直是認為需要遠離原居地 (original country)，並完全斷絕與家鄉的社會關係 (social relations) 和文化臍帶 (cultural tie)，也需要試圖融入移居地 (destination) 的社會文化、經濟及其政治系統，並認為這新環境是他們的鄉土 (homeland) (Levitt and Waters, 2002: 5)。但是，跟隨著時代的變化與科技的進步，現在的移民在原居地和移居地之間的遷移型態已經有了重大轉變。如今有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開始認為，國際移民已不再被視為是一種單向的過程，他們結合了兩地的社會網絡、活動及生活型態，並且打破自然的界線，將兩個不同的社會結合成為一個社會 (Glick-Schiller, 1997: 158)。這是移民者在建立社會領域 (social field) 時，將原居地與移居地連結在一起的過程 (Glick-Schiller et al., 1992: 1; Fournon and Glick-Schiller, 2002)。進一步來說，由於科技的

發展，促進了兩地之間的交通與聯繫，改變了人們對時空距離的思維模式。社會學者 Portes (1996) 曾指出，與其說早期移民缺乏對家鄉的歸屬感，倒不如說今昔移民之不同，在於利用先進的通訊管道與運輸系統，增進了他們對家鄉種種的需求可能性。由此可見，這些移民越來越喜歡保有他們與原居地的聯繫，在移居地建立起新社會，並與原居地間進行著頻繁的人力、資金、技術、產業、貿易、文化、政治等活動。

二、跨國婚姻與移民第二代的鄉土認同

(一) 跨國婚姻與鄉土認同

近年來，相關學者亦陸續在跨國主義的基礎上，自不同角度與議題來探討第二代移民。更有許多學者亦投入跨國婚姻的研究 (Cahill, 1990; Richard, 1991; Penny and Khoo, 1996; Morrison et al., 1999)。

1981 年美國戶政局所做的報告曾指出，異族聯姻所受的壓力可能很大，而新婚者面對這種壓力的處理能力，經常會影響到孩子的生活。也由於跨國婚姻中的夫妻來自不同的文化體系，不同的語言、習俗、習慣等文化背景，父母親雙方會各自秉持不同的文化認知來教養子女。這可能讓他們在前後矛盾的社會化中造成了心理適應上的失調。對少數跨國婚姻族群成員而言，價值、角色、道德和行為的同化困難是主要壓力來源。來自兩個不同文化結合婚姻家庭的孩子，他們可能承受比單一文化婚姻結合家庭的孩子更多的壓力，較不容易建立其自我認知，加上同儕的排斥，讓他們較容易發生適應困難的問題，同時他們的自尊心也會比較低 (Bronfenbrenner, 1986)。陸錦英 (2001) 探討一位嫁給猶太籍美國人的華裔母親教養觀的研究中，發現其母親育兒的態度，深深受到了傳統中國價值觀念及儒家思想的影響。她在文化認同方面採取多元態度，不僅希望孩子學習父親的美國文化，也讓孩子學習母親的母國語言與文化，希望母親的母文化能夠傳承下

主題文章

去。另外 Anderson (1999) 認為，父（母）親在移民後，可能會殘留或凍結移民當時母國的某些固有文化，而造成與目前環境及文化之間形成差異與距離。這使得孩子在面對父母間文化差異時，會形成其個人特有的文化複雜性與意識。兒童在這樣文化熔爐的環境中學習、認知，並應用這些文化意識、行為、語言、思想、情感等在其個人的實際生活中。

雖然多數跨國婚姻者，大多屬社會之弱勢族群，其子女可能會受到其他社會成員排斥，在適應、自我認同與自我概念之發展，會有較大阻力。但難道跨國婚姻的影響都是負面的嗎？其實跨國婚姻家庭亦提供了兒童多元文化的刺激，有些學者認為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有助於孩子覺察文化的多元與多樣性，認識不同文化間的價值、角色、行為等差異，使孩子對人際關係、態度、語言能力及少數民族文化認知有正面影響，利於其個人的社會化與鄉土認同。正如 Stephan and Stephan (1991) 的研究指出 Garza 和 Lipton 認為兩種不同文化結合而成的家庭，其社會化的結果，是比單一文化結合的家庭，更有助於兒童接觸更廣泛的價值、規範、道德與行為。故而，多元文化的認同是沒有種族差異的，一個由不同文化族群的父母所組成之家庭，其文化張力即提供個人一個既新奇又良好的表現機會。

譚光鼎 (2001) 根據 Ogbu 所提出對自我所屬族群的認同與對強勢族群的認同等兩個向度，因交互作用形成四種認同類型，即調適的 (acculturative)、同化的 (assimilative)、邊緣的 (marginal) 和分離的 (dissociative)，歸納其類型如下：調適的類型指對於本族傳統文化和主流文化都採取接受的態度，並且有能力加以整合；同化的類型指拋棄自己的母文化而完全接受多數族群的規範；邊緣的類型指既不接受多數族群文化的涵化，也喪失了本族傳統文化的認知與接納；分離的類型指排斥並抗拒多數族群的文化，唯獨對於本族傳統文化產生強烈的向心力與依附感。然而對於外籍新娘及其子女而言，是屬於哪種類型呢？值得探討。

另外，要探討外籍新娘及其子女的文化適應是否良好，可能要先處理族群認同的問題。族群認同會提供一種內團體的意識，它讓人感覺到我是這些人當中的一份子，而不是那些人之中的一個，給予個人一種歸屬感（引自林義男譯，1995: 209）。所以外籍母親在臺灣生活，總會因文化的差異而必須面對所謂文化或族群的認同的問題。

(二) 移民第二代的鄉土認同

在認同上，Fourn 和 Glick-Schiller (2002) 研究移民美國第二代的認同問題，認為個人 (personal)、家庭與社團 (organizational connections) 是影響第二代移民認同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認同感 (identity) 更形塑 (formation) 於種族 (racial)、族裔 (ethnic) 和國家 (national) 此三要素。Espiritu 和 Tran (2002) 則對跨國主義提出不同的思維，他們認為跨國主義並不單指在實際行動上具有跨國性，同時在意象上也包含了第二代移民對原居地的記憶及文化的探索與渴望。Fourn 和 Glick-Schiller (2002) 認為，當二代移民越了解自己的家族史與故事，就越能整合這些故事和經驗至自我的概念中 (self-concepts)，其結果可能使第二代移民繼續進行跨國性活動，或重新思索並面對他們的移居地。Wolf (2002) 研究菲律賓旅居美國的年輕移民指出，族裔自我認定的過程與第二代移民本身的實際 (real) 學習經驗有關，亦和其家長對第二代移民所提到的家鄉相關論述所形成的想像 (image) 有關。當移民在同時保有並參與原居地和移居地的活動時，他們無法完全的投入兩邊的活動，因為他們發現居住在多元的地方 (multiple localities) 也可能產生多元的認同問題 (multiple identities) (Light, 2001)。因此，跨國性的移民不僅對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忠貞對象，同時對於家 (home) 意義，也有著複雜且多面向的看法。也就是說，當移民面對在不同的處境時，對自己的身分認同是會隨之改變的。正如，Hall (1990) 曾對人的「身分」提出過說明，他認為：

「身分」是一種再現，將人們形塑成為新

的主體，使人們得以發聲的立場，即當我們在問「我是誰」的此刻，不僅在於建立一個肯定的身分，所指稱的「再現」更強調一種策略途徑，可作為開展新的發言管道的用途。因此，當討論到身分認同的問題時，其立足位置及身邊複雜的網絡同時會形塑出一個「我」的形象，而當牽涉到身分不確定的問題，如移民對自身歸屬性的認定時，身分又成為「從哪裡來」、「身在何處」之不定性的意符。Hall (1990)

舉例而言，Waters (1994) 在研究紐約市黑人第二代移民的祖裔認同 (ethnic identity) 和種族認同 (racial identity) 時發現，這些年輕的第二代黑人移民，對自我的認同可分成：認同自己是美國黑人 (black American identity)、認同自己是母國人或是母國裔的美國人 (ethnic or hyphenated national origin identity) 和認同自己是移民 (immigrants identity) 等三類。廖珮君 (2005) 研究澳洲回流臺灣年輕移民時，也發現他們有認為自己是臺灣人，澳洲臺灣人以及澳洲人的分別。而胡臺麗 (1990) 則發現臺灣榮民與山地太太所生下的子女，喜歡宣稱自己是外省人，不喜歡人家叫她山地人。另一方面，這彈性的身分認同，也是他們在融入當地文化與同儕團體的助力，而成為他們競爭的優勢。事實上，移民具有跨地域、跨文化的特殊背景，其身分及文化傳統往往隨著空間的轉換，同時受到固有文化與新文化的衝擊，不斷地進行融合與再現，而呈現動態的過程。正如 Brody (1970) 所說的，他們的內心可能同時啟動了防衛和調適的機制，但無論接觸過程順利與否，尋求一種自我歸屬的感覺總是人性中所企盼的，移民在追求認同的過程中，會找到適合自己的定位，並在兩地文化的衝擊之下，建構出移民們獨特的、混血式 (hybridization) 的文化風格 (廖珮君，2005；Guo and Iredale, 2003)。

由此，我們可以獲得對於研究外籍新娘子女認同問題上的某些啟發。首先，在認同上對於家 (home) 意義，有著複雜且多面向的看法。

其次，移民者有多重認同 (multiple identities) 的機會 (Al-ali and Koser, 2002: 3)，可能導致他們對移居國的國家認同及公民義務 (citizenship) 的看法 (徐榮崇，2002)。但是，在文化均質性強烈的臺灣，臺灣外籍新娘子女還有機會認識原居地文化嗎？他們還會展現其跨國性的思維和活動嗎？回應到 Ogbu 所提的四種認同類型，它們會是屬於哪種類型呢？再進一步說他麼會在什麼樣的條件與環境下隸屬於哪種類型呢？

三、臺灣外籍新娘子女的教育

通常外籍新娘在嫁到臺灣一年內就懷孕或生子 (劉美芳，2001)。因此，子女不僅是夫家完成傳宗接代的心願，也是夫家能否接納她們以及提高她們在家中地位的主要途徑之一 (蕭昭娟，2000)。另外扮演好「傳統婦女」美德的母親角色也是重要的，故而外籍母親常成為孩子的主要照顧者 (唐文慧與游美惠，2002)。所以，他們不僅扮演太太與母親的角色，同時也扮演著老師的角色 (黃迺毓，1988)。陳美惠 (2002) 針對彰化縣東南亞外籍新娘教養子女經驗之研究中指出，多數外籍新娘在教養子女的方式上與中國傳統的教養方式極為類似。例如，外籍新娘在與孩子的溝通時，多傾向以成人意見為主，也會極力塑造懂事、聽話的孩子。他們對子女的愛是內斂而含蓄的，也會特別重視學校的功課等等。另外，外籍新娘子女的教育成就亦會受到父母背景的影響。例如，社經地位、教育水準、語言能力與文化差異等等 (林璣萍，2003；秦富珍，2003)。而影響外籍新娘教育子女的因素包含了語言識字的能力、缺乏親族的支援、家庭經濟、文化差異以及身體遺傳等 (徐雅玲，2005)。

從上述研究發現，在臺灣的外籍新娘與丈夫之間對於教養文化的差異並不大，這和前面所述，因跨國婚姻所造成的文化衝突是不同的，為什麼呢？而且，跨國通婚的家庭或個體，都需要面對來自種族、國家政策、文化及社會階級的衝擊，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因

主題文章

此，她們在臺的生活和文化適應良好與否，是會影響其子女的教育成就。

參、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透過質性深度訪談的方法，針對蘆洲市某國小高年級（高年級已有認同概念）的外籍新娘子女及其母親，隨機抽樣取四戶（四對，八位）（其背景如表一）³進行深度訪談。企圖捕捉到受訪者眼中的世界，真實地呈現出他們在原居地（母親）及臺灣（父親），兩個不同社會間的身分及文化的認同情形，並以此來做為剖析問題的依據。

在訪談質性資料上，本研究的設計是以社會地理學「局內人（insider）」的觀點，此觀點並不代表研究者是一個「漫無目的的探險者（random explorers）」，而應是一位帶有架構理念的「旅行者（traveler on structured

journeys)」。故而在研究架構上，主要以外籍新娘子女的鄉土認同為核心，採取半結構式問卷，從家庭教養、家庭社會網絡、父母社經地位及條件、母親的調適與適應、與原居地的連繫等面向，來探討本文所欲了解的議題。在訪談的過程中，是以錄音的方式將訪談內容完全記錄下來，期間研究者一面聆聽，一面檢視回答內容是否符合想了解的問題，但盡量減少對研究對象的干擾或打斷，直到受訪者回答至一段落之後，研究者再針對缺漏之處補問，或者針對在訪談過程中被激發出來的新想法再進行延伸訪問。

在蒐集到原始資料後，先將訪談錄音打成逐字稿，並依照問卷設計的脈絡做一粗略的分類，之後便開始不斷地重複閱讀每位受訪者的訪談資料，嘗試去發現他們的適應與自我認同和遷移之間的關係。

表一、受訪談者背景

| 組別 | 身份 | 姓名 | 年齡 | 國籍 | 子女資料 | 就讀年級 | 備註 |
|----|----|----|----|-------------|------------------------------|------------|------------------|
| A | 母親 | 阿英 | 54 | 菲律賓 中華民國 | 二個兒子 大兒小均 二兒小仁 | 國一 | 兩年前先生 53 歲 病逝 |
| | 學生 | 小仁 | 12 | 中華民國 | | 六年級 | |
| B | 母親 | 阿蓮 | 36 | 越南 中華民國 | 一兒一女 大女咪咪 小兒小勳 | 二年級 | |
| | 學生 | 咪咪 | 11 | 中華民國 | | 五年級 | |
| G | 母親 | 小桃 | 33 | 柬埔寨 中華民國 | 二男一女 大兒小志 小兒小傑 大女小慈 | 四年級 二年級 | |
| | 學生 | 小志 | 11 | 中華民國 | | 五年級 | |
| D | 母親 | 小枝 | 38 | 印尼 中華民國 | 二女 大女莉莉 小女小誼 | 三年級 | |
| | 學生 | 莉莉 | 12 | 中華民國 | | 六年級 | |

³訪談時間自於民國九十五年二月至四月，共進行二十四次，每次時間約四十至六十分鐘。主要訪談地點在受訪者家中、咖啡店和學校。

肆、研究發現

一、樣本基本特徵及表述

本文共計訪談了四對（共八位）外籍新娘及其子女，他們分別來自越南、菲律賓、柬埔寨及印尼。這些成員中，語言程度各有不同，由於他們來臺的時間多已 11 年以上，雖大部分的國語仍不甚流利（有的臺語

還不錯），但基本上溝通能力還可以。對於一些較深的語彙，如成語等，他們較無法理解，必須以更淺顯易懂的文字敘述才行。雖然在訪談的過程中會有一些詞不達意的情形發生，但透過其它同伴與家人的協助與用心溝通，倒還能得到其真正的意思。基於研究倫理，以假名表示受訪者的基本特徵及背景，如表二。

表二、受訪者的基本特徵及背景

第一戶

| 姓名 | 基本特徵及背景 |
|----------------------------|---|
| 阿英： 54 歲 菲律賓 二名子女 | 以臺語為主國語為輔，報紙可以讀一讀，寫的比較不行，溝通沒問題，個性內向斯文，外表慈祥。30歲來臺工作，經朋友介紹38歲才嫁人。她現擔任清潔工，薪水微薄。剛結婚時上過補校。很擔心小孩學業，平常跟娘家都靠電話聯絡，每四年會回菲律賓一趟看看家人。沒想過要回娘家，並不後悔嫁來臺灣。希望政府能多照顧外籍媳婦。蠻珍惜能過來，認為他是臺灣人！ |
| 小仁 12歲 六年級生 男生 | 個子小很聰明，反應極佳，不喜歡讀書，喜歡打電腦，哥哥讀國中一年級。小仁覺得媽媽還好，只是喜歡管人。在家裡跟媽媽講臺語，媽媽以前在菲律賓也講臺語。很小的時候有去過菲律賓看阿媽，不太記得了，媽媽平時也不太講這些事，所以不太知道菲律賓的事。 覺得自己本來就是中國人，長大認為應該會跟臺灣人結婚。 |

第二戶

| 姓名 | 基本特徵及背景 |
|----------------------------|--|
| 阿蓮： 36 歲 越南人 二名子女 | 國語溝通沒問題，很有個性，說話嗓門很大又急又快，常說自己比老公還兇。經過仲介嫁來臺灣，也很高興嫁到臺灣。嫁過來有十二年了，覺得自己是臺灣人，也認為自己是越南人。阿蓮非常注意孩子教育，希望孩子把書讀好。 家庭經濟還不錯，先生阿蓮回去越南好多幾次。阿蓮已經非常習慣在臺灣的生活方式。 |
| 咪咪： 11歲 五年級生 女生 | 中等身材，娃娃臉笑起來很可愛，有二個小酒窩，喜歡撒嬌，說話甜甜的。思想比同年級生成熟。家裡最喜歡爸爸，但有事都會找媽媽。咪咪認為自己是臺灣人。媽媽越南的事都只知道一點點，不會說越南話。咪咪比較喜歡住在這裡。 |

主題文章

第三戶

| 姓名 | 基本特徵及背景 |
|-----------------------------------|--|
| 小桃： 33歲 柬埔寨人 三名子女 | 高高瘦瘦，個性開朗活潑很陽光，學習能力很強，國語溝通沒問題。透過仲介嫁來臺灣已經十一年多，在柬埔寨沒受過教育，來臺灣非常努力學習中文。對孩子的教養及照顧非常用心。從娘家嫁來臺灣後就沒有回去過。老公非常的照顧疼愛她，她很喜歡臺灣，已十分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現在對生活感到快樂，沒有後悔嫁來臺灣。 |
| 小志： 11歲 五年級生 男生 | 很健康快樂的大男孩，活潑好動，高高壯壯，成績很好是模範生，喜歡運動尤其是打躲避球。 家中非常喜歡媽媽和姑姑，不喜歡阿媽，因為阿媽非常嚴厲而且常罵媽媽。沒有去過柬埔寨，幾乎不會講柬埔寨話，不會看也不會寫，只會一點點簡單的句子，爸爸說國語比較重要，媽媽有時會自己講，不一定要教會小孩子說。因為爸爸是臺灣人，所以認為全家都是臺灣人。 |

第四戶

| 姓名 | 基本特徵及背景 |
|----------------------------------|---|
| 小枝： 38歲 印尼人 二名子女 | 臺語很流利，國語尚可，口才很好，很會做生意，氣質風度都很好，人長的又漂亮。印尼的爸爸是算命師，媽媽在幫人做衣服，算是不錯的家庭。 小枝是在爸爸面談同意後才嫁給的。小枝能樂觀知命，擅長說閩南語，平常孩子教育以學校為主，家庭生活和諧安定。嫁過來十幾年，孩子都在臺灣長大，他認為孩子當然是臺灣人，不過小枝也認為自己是印尼人，不能忘本。小枝嫁來這邊並沒有後悔。因為她不想住在鄉下，太窮了。 |
| 莉莉： 12歲 六年級生 女生 | 身材高挑長得很漂亮，個性活潑有自信，很愛跳舞，長大想當大明星。媽媽沒有出去上班在家裡幫忙。莉莉認為自己當然是臺灣人。對於印尼的事知道一些。 莉莉認為媽媽很認真又用功，在家裡跟媽媽一起講臺語，有時候講國語。跟媽媽回去印尼幾次。覺得爸爸脾氣不好，不喜歡爸爸很專制不能講理由。莉莉認為在臺灣過的比較好，而且朋友都在這裡，她喜歡住在臺灣，爸爸也說臺灣好！ |

二、跨國婚姻動機與鄉土認同

本研究從外籍新娘嫁來臺灣的各種因素中，探討其對原居地與臺灣鄉土認同的影響。發現外籍新娘們嫁來臺灣的原因及考量與想法，會影響她們對原居地與臺灣的認同情形，也會影響第二代的自我認同。

(一) 懸殊的兩地生活差異

外籍新娘多因原居地生活環境極為貧困，謀生不易才決定要嫁到臺灣，她們多期盼可以改善家中經濟並幫助弟妹，認為這是她們脫離貧困的方法之一。同時她們也有著相當宿命想法，將嫁到臺灣視為是一種命運的安排。

就像小桃和阿蓮，都是娘家非常貧窮又生活很苦，當地找工作很難，才想要嫁來到臺灣，她認為如果能嫁到臺灣就可以改變老家的生活：

我會想嫁到臺灣實在是家裡面太窮了。在柬埔寨錢賺的很少，當有人介紹我就趕快要嫁到臺灣，看看能不能生活變好…。(小桃)

家在越南的鄉下，生活過得很苦，找工作很難才想要嫁來到臺灣。我們都從村子朋友和仲介的說明知道臺灣的生活很好喔，賺錢很多又容易，如果能嫁到臺灣就可以變好老家的生活，幫助弟弟妹妹讀書工作。(阿蓮)

小枝娘家在印尼，爸爸是算命師，其實家裡經濟算普通，但小枝認為生活水平不如臺灣，還是想嫁來臺灣：

我娘家在印尼，會嫁到臺灣是因為我們那邊有人嫁過來，說很不錯，就跟著嫁過來了。

兩地生活條件的差異，讓外籍新娘對臺灣充滿了憧憬。不僅讓她們在文化認同上向臺灣傾斜，也影響了她們的跨國行動，減少

了第二代對母國文化的聯繫。

(二) 冒險的終身大事

由於有的外籍新娘在沒有來過臺灣、對先生家庭完全不清楚的情形下，只經一次相親就決定下嫁。因此，她們多認為這樣的舉動很冒險且無安全感。依常理推論，在如此不安全感下，她們應和母國家庭更加緊密聯繫，以尋求安全感才對？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們多能任勞任怨的承受一切，並認同臺灣。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們和母國文化漸行漸遠且與臺灣靠攏？

如阿蓮就對於陌生的國家及未來充滿不安全與不確定感，但她卻勇敢的自我調適，雖然害怕會被賣掉但還是嫁來臺灣，阿蓮的媽媽教阿蓮要認命，嫁夫隨夫，如果倒楣老公不好就再回越南就好了，也沒什麼關係：

像我們經過仲介和媒人的方法來臺灣，有大部分的人從沒有來過臺灣，而且對老公的家完全不清楚就嫁過來了，很冒險的。我滿勇敢的！有人說會把我賣掉啦！…真的我那時候很擔心，我媽媽說沒關係啦！如果我命好的話，就會碰上一個好人，命不好的話就算了啦！一切都是命啦！像我就很好運（微笑），還好先生和他的家人都對我很好。

小桃一直很認命，認為只要嫁人就要乖乖守著老公和小孩。柬埔寨沒什麼吸引她的地方，不會想回去：

我不會像有的一定要吃什麼好吃的，我老公說要認清現在嫁到這邊來，這邊以後就是你的家，從前你娘家那邊是你生長的家，結了婚這裡才是真正你一輩子的家，我就有立了這個觀念，…都嫁人了就要乖乖顧著家要忍耐一下啦！在柬埔寨也沒什麼人了，不會想回去了。

可能因為小枝的爸爸是算命師，所以小

主題文章

枝一切聽爸爸說的並相信命運與輪迴之說。小枝的想法還是很傳統：

我爸爸很會幫人算命，他都要我們幾個孩子相信命是注定好的。我也教我女兒們都要認命，…雖然我還是很愛印尼，但是嫁了就嫁了，不認命又能怎樣，我看小說上說你們中國的傳統婦女三從四德不也是一樣…，我老公是爸爸親自看中意的，爸爸相信是很好的，要我乖乖嫁過來。

傳統的中華傳統婦女美德，以及宿命的態度，讓她們克服了對婚後的恐懼，也表現了對夫家的忠貞態度。這都會影響第二代對自己的認同情形。

(三) 臺灣真的很好！

嫁來臺灣後的外籍新娘，不僅自己的生活品質及經濟狀況變好，同時亦可以改善娘家的經濟。這使得她們多認同臺灣，並想留在臺灣生根。像小桃就表示臺灣生活很好，很受老公照顧，自己都變漂亮，所以很肯定臺灣：

其實我是被太陽曬黑的啦！不是很醜。嫁到臺灣後，過了幾年下來又有擦保養，我已經整個變白了，親戚和朋友都說我變得非常漂亮，在臺灣一定過得很好。我很高興能嫁到臺灣，在臺灣過得很快樂，我不是很好命。

阿蓮說臺灣的生活很好，賺錢很多又容易，賺到錢可以改變老家的生活，幫助弟弟妹妹：

臺灣的生活很好喔！賺錢很多又容易，我是老大，嫁到臺灣這幾年有賺錢拿回越南，變好老家的生活，又幫到弟弟妹妹，我很高興。

阿蓮因為拿錢幫助娘家，很受鄰居羨慕，阿蓮覺得光榮極了，更增強阿蓮對臺灣的喜愛與認同：

其實很高興可以有一點錢幫忙越南老家，回越南時鄰居都會擠到我家來看我們，鄰居都很羨慕我喔！還有姊妹也想嫁來臺灣的。

小枝雖家境還算普通，但以印尼的大環境和臺灣比還是較差，她覺得嫁來臺灣很好且很認同臺灣：

你看我是不是很幸運，臺灣的生活比印尼好很多，賺錢也賺很多，拿錢回去給媽媽，買東西回去送弟弟妹妹很好喔！我覺得我的認同（對臺灣）是非常重要的。在這裡過得很好誰會想回印尼。…當然以後離婚就不一定了（偷笑）哈！哈！開玩笑，開玩笑！

臺灣賺錢容易加上丈夫的體貼與呵護，這對外籍新娘本身以及娘家而言是一件相當有面子的事。也因此，更加深了她們對於臺灣的認同感，也讓他們與貧窮落後的母國漸行漸遠。

三、跨國婚姻家庭的生活適應與鄉土認同

受訪的外籍新娘對於目前的家庭狀況感到滿意，婚姻及生活適應大都很好，且與家人相處都能和諧融洽。先生多尊重她們的生活方式，也鼓勵她們認真學習中文，主動協助她們儘快適應臺灣社會。故而，本研究將從婚姻、語言以及與原居地的互動三方面來討論其對鄉土認同方面的議題。

(一) 不後悔的婚姻？

這次受訪的外籍新娘，對他們的婚姻都表示非常的滿意（當然，這並不代表所有的外籍新娘的婚姻及其夫婦間的互動情形）。可嗅覺出婚姻的美滿與否，對他們的生活適應是相當重要的。

小枝覺得臺灣的女孩子思想和觀念跟她們不同，不曉得到臺灣後生活會不會適應：

每個人都會想家，生活也會不習慣，語言也不一樣，我是會害怕的。但是希望有家人都尊重我和疼愛我，看臺灣各種建設的進步和方便，這是我們原來國家無法做到的。就這一點來比，是我們深愛臺灣的原因，為了小孩的教育和前途也是很重要的。

小桃很滿意她自己的婚姻狀況，感激老公對她的照顧，甚至認為比她的媽媽還好，嫁給她老公不但不後悔，還說下輩子要再嫁給他。相對地，小桃的老公對她也是很滿意的，為了怕她想家，還幫她買了當地整套的VCD片讓她觀賞。在訪談中才知道她老公會將平常生活的一些情形拍成影帶留存，將數位照片也存於電腦中或燒錄成光碟留存，非常用心。她非常滿意她的老公也滿意她的家庭生活：

我很滿意，滿意到我沒有話講，是啊！像我生小孩，陪我坐月子，幫我洗衣服，找不到這麼好的。我對我自己的婚姻很滿意（很幸福），老公對我的照顧比我的家人還好，嫁給我老公不但不後悔，下輩子要再嫁給他。

阿英先生對阿英很好，而且非常感謝她生了兩個兒子，讓阿英覺得很高興：

我老公真的對我很好，這兩個孩子出生，先生家非常高興，尤其先生已經快40歲了才生兒子，他非常高興，還說很感謝我喔！我們還特地去祖堂拜拜告訴祖先，我也很高興能替他生兩個兒子。

小枝也表示對於目前的婚姻蠻滿意的，雖然經濟狀況普通，但不會後悔嫁來臺灣，因為老公一家人對她都很照顧：

滿意啊！還不錯，老公他們家人都對我很好，老公也很好！可以適應。剛來的時候比較會想家，慢慢的就比較不會了，尤其生了孩子就比較不想了。不會後悔啊！嫁了就嫁了還後悔。

外籍新娘遠嫁臺灣，唯一的依靠就是先生。如果先生能多加體諒並給予鼓勵與支持，讓他們在陌生且孤獨的婚姻生活中更感到溫暖，也更能適應臺灣的生活步調。因此，先生扮演的角色是相當重要的。

(二)語言能力重要嗎？

民國九十三年，內政部與教育部在「輔導外籍配偶補習教育、籌組民間團體及成立照顧輔導基金專案報告」中指出：「…內政部亦刻正研議修訂國籍法，將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列為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申請歸化的必備條件，並於93年6月18日邀集相關機關單位研商國人申請歸化應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事宜。因此，在外籍配偶取得本國國籍後，除須協助輔導具國中以上教育程度之外籍配偶取得國外學歷認證、助其順利就業外，其不識字人口須等同國人應受國民補習教育。…」。姑且不論此建議是否充滿了同化主義，雖然在提倡多元文化的潮流下，同化主義幾乎已經和種族主義畫上等號。但這樣的規定，更突顯了語言能力在生活適應議題上的重要性。語言的不通，常常在生活上造成困擾或無謂的誤會，如小桃很怕語言上的不通無法溝通，會造成誤會：

大部分會出問題是說國語的問題，表達的方式不一樣！會產生誤會。誤會又不知道是誤會啊，一次又一次的話，就會更不通，這個也很害怕。

受訪談的媽媽多積極用心學習中文，深怕無法與人溝通，不能適應臺灣社會，更擔心無法協助教導孩子。像小桃在柬埔寨沒讀過書，來臺非常珍惜且努力的學習中文，學中文就是想要教自己的小孩：

在老家我沒讀過書，但現在我非常努力的學習中文，現在我有三個小孩，我很想要教他們喔！我老公對我們很好，每天晚上都陪著我去上課，我從不缺席喔！精神很

主題文章

感人吧！

阿蓮剛嫁來臺灣的時候，國語不會說也不會看，有一次她帶女兒去打預防針，因為看不懂表格，而被護士兇，就下定決心一定要學好中文，不然以後如何教小孩讀書。她很喜歡看電視，可以利用來學中文，常覺得自己認真學又很聰明：

很多電視節目都講國語啊！國語字差不多也看得懂。以前有一次我帶女兒去衛生所打預防針，衛生所的小姐要我先寫填表格，我說看不懂，那時候真的看沒有，我才嫁來臺灣一年多耶！小姐有點兇的，告訴我說沒讀書啊！讓我有點難過。我自己也非常認真學國語，我怕以後不會教小孩讀書怎麼辦，小孩子講的我聽不知道怎麼辦？

另外在小孩學習母親原居國語言上，小志的媽媽有心想要教柬埔寨的事物，但因為爸爸不同意，加上小志對於柬埔寨語言沒興趣，所以還是不會柬埔寨語：

媽媽常說一些家鄉的事給我和弟弟妹妹聽，柬埔寨話我們都不很認真學。爸爸說沒關係國語比較重要，後來媽媽有時會自己講，不一定要教我們說。我覺得不會說柬埔寨的話沒關係，反正爸爸也說沒關係，我們都講國語和臺語，沒有感覺。

小仁對菲律賓話完全不知道，更不會說，反正和媽媽用臺語可以溝通就好。他對菲律賓沒有特殊感情，又語言不通，所以不會想住菲律賓，還是比較認同臺灣的進步：

菲律賓話不知道，都不會，又沒有人教。我覺得沒關係，反正媽媽也不說，我們都講臺語，爸爸也認為沒關係書讀好才重要。很小的時候有去過菲律賓看阿媽，不太記得了，媽媽平時也不太講這些事，所以不知道。媽媽菲律賓的事我都只知道一點點，也不會說……（菲律賓話）。臺灣比菲律賓熱鬧又進步，當然住臺灣幹嘛回

去住！

咪咪在家跟媽媽講國語，對越南話也完全不通，根本沒想到回越南住的可能性，爸爸說他是臺灣人當然咪咪就是臺灣人：

我爸爸說他是臺灣人，當然我就是臺灣人。…媽媽越南的事我只知道一點點。我們不喜歡越南話。我覺得沒關係，反正媽媽會說國語。爸爸說不用教越南話沒關係，要先把國語考很好才棒！我小時候會的越南話不記得光光，媽媽心裡會很難過沒辦法的（無奈）。

由於外籍新娘本身積極融入臺灣文化的態度，使得跨國婚姻家庭中似乎沒有原母國文化發揮的空間。對其子女而言，母親因害怕教母語會干擾到孩子學習中文的能力，加上父親並不支持，故而指導的意願並不高。因此，小孩本身對母親原居地語言多不熟悉，且學習意願不高。故而，跨國婚姻家庭子女並沒有雙語學習的優勢，她們不但沒有機會學習母語，更不能接觸到母親母國的文化。這不僅是對提倡的多元文化的教育的臺灣是一項挫折，也損失我國對這些最有利成為對東南亞國家進行第二外交的人才。

(三)與原居地的互動

一、母親的觀點

在跨國主義的思維下，移居地與母國之間的連繫已然成為一種常態。故而，外籍新娘們如何與原居地維持聯繫，與娘家保持互動的情形，將是瞭解其對文化及身分認同轉變的重要線索，因為這也間接的影響了子女對認同的觀感。

對外籍新娘而言，原居地的生活是困苦的，而且回娘家的負擔也很重。另一方面，她們認為在臺灣日子過的不錯，而且結交朋友又沒問題。因此，在娘家推力以及臺灣拉力的互動下，增強了她們對臺灣這塊土地的喜歡和認同，疏離了與原居地的感情。

小桃柬埔寨老家非常窮苦，進出交通不便到令人訝異，其貧困狀況不是我們能想像的，就因為交通不便家鄉又只剩哥哥和外婆，所以不會想回柬埔寨看看，當然來回兩地的費用也是考量重點：

你們臺灣喔太好命了！完全不知道我們村子多麼窮，下飛機到我們家普通也要五、六個小時。老公說一次機票和手續要很多錢。嫁來臺灣好多年了，我沒有回去柬埔寨老家，我也不想回去。

臺灣的媒體不論是電視或報章雜誌，幾乎看不見相關柬埔寨的任何報導與新聞，只能靠電話聯絡或請同鄉的人傳遞消息。小桃在家中經由兒子幫忙上網，可以查詢到柬埔寨的消息，覺得很方便：

什麼也沒有看見，只有戰爭天災大事會報一下，老公說是沒有什麼交的關係（邦交國），真的很想老家啦！打電話很貴的耶！姊妹淘珠珠她們臺中很多有一個小團常會聚在一起聊家鄉，幫忙傳消息和東西。兒子小志很厲害教我在電腦上網找「柬埔寨」，就可以看到好多好多，可惜老家沒有電腦不能用（無法通 e-mail）。寫信哈！哈！沒人會看的懂，外婆和哥哥都不認識（不識字）。

阿蓮非常幸運與娘家來往很頻繁，老公很寵愛她會常帶她回越南，但是每次回去都花費很高令人吃不消：

越南很遠很遠耶，回去一次機票很貴，花很多錢是不行的，真吃力！我老公很好，帶我回去好多幾次，沒有時間回去找她們時，我們會互相打電話而已。

阿蓮常與越南的姊妹淘們聯繫互通消息，她說蘆洲越南新娘很多快成「越南村」了，同鄉一起聚聚感情很好，也可以一起學習上課，談談老家解解鄉愁：

我的朋友大都是嫁來臺灣的（越南新

娘），在蘆洲和三重就有很多姊妹，大家開玩笑說變成「越南村」好了。沒有常常跟朋友出去啦，有聚聚只有說說家鄉的事、越南老家家鄉的事、老公的事、逛街的事、工作的事、有錢沒錢的事等。我老公對我和別人交往或朋友來找我，大多不會反對，有時候我都會比他兇呢（大笑…。）！

阿蓮深深覺得身為臺灣媳婦很棒，對臺灣土地非常認同，對子女教養也肯定臺灣這塊土地，但對自己而言，也不忘認同越南：

都嫁過來 12 年了，孩子也大了，當然是臺灣人，臺灣真的很不錯，不過我也是越南人啦！

二、小孩的看法

從子女的角度來看，研究發現他們對母親原居地的觀感深受母親影響，因為母親娘家的生活品質，娘家家人的態度、語言的隔閡、跨國回母親原居地的頻率等現象，都影響他們對兩地的看法觀感及鄉土的認同，尤其是因為經濟的因素無法常回原居地，大大降低回去的頻率，讓孩子對母親原居地更加冷漠。

小志常聽媽媽提起說柬埔寨很窮苦，窮到想讀書都很難，他對柬埔寨的觀感深受母親影響，並不會想去柬埔寨，更不想住在那邊，小志雖然有跟外婆家聯繫但並不熱絡也不吸引他，回柬埔寨那麼麻煩回去做什麼：

媽媽常常說臺灣的孩子太好命了，要買什麼有什麼，柬埔寨老家窮到想讀書都很難，真奇怪！無法想像有多窮。那麼窮誰想去住，頭殼壞了！我和妹妹不會很想去柬埔寨看他們，不為什麼，柬埔寨的話都不通，去做什麼。

小仁雖然跟媽媽回去過菲律賓，但對菲律賓並沒有特別感情，對那邊沒特殊感覺，不會特別想念那邊的親人，還是認為臺灣比

主題文章

較好：

很多年前跟媽媽回去過一次，不太記得了。飛機票很貴，我們沒錢，我不會很想去菲律賓，又沒有很熟。

咪咪跟母親回去越南兩次，還算喜歡外公的家人，但是不喜歡越南的環境，覺得衛生很落後，因為越南一切都比臺灣落後，咪咪很受不了所以並不喜歡回越南住，覺得還是臺灣好很認同臺灣：

跟媽媽去過越南兩次，第一次不太記得了，第二次就記得坐飛機吃的東西很好吃喔！外婆家小小的很熱鬧，我喜歡外公，他很壯說話很大聲，對我和弟弟很好，阿姨也對我們很好。其實我不會很想去越南，講話不通，對那裡又沒有很熟，也沒有好朋友，也沒有電腦可以上網，那裡好熱，沒有冷氣很受不了，還是臺灣進步，家裡樣樣都有舒服極了！

莉莉跟家人回去印尼許多次，但不太習慣。咪咪雖然很佩服外公，會算命很厲害，但是因為印尼生活困苦，所以覺得很不方便，語言又不通很麻煩，她還是喜歡臺灣不會很想去印尼：

外婆家房子矮矮的很熱，我喜歡外公，他很會說話很有學問幫別人算命很厲害。媽媽說她很想念外婆很想常回去印尼看看，但不可能，我們不能太浪費，其實我不會很想去印尼，那裡有點無聊沒有電腦可以上網，也沒有好看的電視，那裡好熱，真受不了。街上很冷清不熱鬧不好玩。

伍、結論

一、多元社會與族群融合的矛盾

呼應著前面的待答問題，對於「外籍新娘」的討論，我們一直存在著多元社會與族群融合的矛盾這問題。接下來我們將在跨國主義的思維下，針對跨國主義的重要性、新

臺灣之子的適當性、認同的選擇性與族群偏見的反省性等議題，逐一做討論。

(一) 跨國主義有在外籍新娘及其子女身上發生嗎？

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的跨國性思維似乎沒有那麼的明顯，尤其是小孩子更不顯著。雖然 Foner (2002) 認為跨國行為可能會使得移民在母國和移入地之間來回移動，而使他們無法完全地歸屬於其中一國。Glick-Schiller 等人 (1992) 認為「跨國主義，有助於了解那些在國與國之間架起社會網絡結構的跨國移民們認同的發展」。但是，強勢及均質的臺灣文化、兩地生活條件的懸殊、原居地親友的鼓吹、對丈夫的感激加上傳統婦女思想，以及本身的經濟能力不足以支付其與原居地交通上的費用等原因，都影響到他們跨國主義思維的展現。當外籍新娘對自己原居地的情感及與母社會的聯繫逐漸變弱時，同時她們在臺灣又受到生活上的增強時（如臺灣家人的呵護，生活條件變好，讓自己父母有面子）她們就越靠近臺灣社會，越向臺灣傾斜。這導致了跨國行為與思維，逐漸淡化。

(二) 新臺灣之子的適當性--「外籍新娘」還是「臺灣新娘」好？

在國際的移民政策上，有三個主要的進程，那就是同化主義，融合主義以及多元文化主義。文化同化是指當兩個文化接觸時，較弱的一方為了生存，選擇調整甚至放棄自己的文化內涵而接受他人文化，簡單的說就是要「請和我們一樣」。而文化融合是指各有自己內涵的兩個文化進行結合，但文化同質均一的原則是不變的。而多元文化，通常指的是「多種族裔」或「文化的多樣性」，也就是說，每個社群在描述他們生活的社會時，所用的語辭上，都會有一些的不一致（徐榮崇，2002）。

到底，外籍新娘為什麼會那麼喜歡臺

灣？願意放棄自己小孩認同自己母國的機會？願意無條件的認同臺灣，寧可使用較同化概念的「臺灣媳婦」或「臺灣新娘」甚至於「新臺灣之子」，而不喜歡較多元文化概念的「外籍新娘」或「外籍配偶」。從芝加哥學派經濟觀點下的成本效益人口遷移模式（Cost-Benefit Model）來解釋，縱使她們嫁來臺灣有許多的冒險與犧牲，但臺灣的生活條件佳，是她們在衡量得失後，仍然願意做此決定。回應前述 Ogbu 所提出四種族群認同類型，現階段他們是會希望儘早同化成為他們所希望成為的「臺灣人」。又從 Ogbu 自我所屬族群認同與強勢族群認同的兩個向度來看，其文化認同的類別應該是在其兩個向度上擺動的。由此，我們不禁反思。倘使臺灣優勢不再，她們還會拼命想要嫁來臺灣，心甘情願守在臺灣嗎？又如果她們是來自比臺灣條件更佳的國家，還會以臺灣為依歸，以嫁來臺灣為榮嗎？如果今天受訪的是一位日籍新娘或是美籍新娘的話，他們是會接受「臺灣媳婦」還是「外籍新娘」呢？她們或其子女的跨國性思維及影響，是不是會比較強烈呢？

(三) 我是誰？--談外籍新娘及其子女的文化與身分認同

由於臺灣社會比較好賺錢，生活條件遠遠高於原居地。外籍新娘多表示她們已經認同臺灣，並將自己看做是臺灣人了。因此，為了要留在臺灣，他們會選擇咬緊牙根撐過去（但往往也會在她們拿到身份証時，逐漸浮現問題）。

對於小孩而言，除了父母影響外。他們亦會受到母親居留臺灣時間的長短、家庭對文化認同的態度、同儕群體的影響、母親婚姻的動機與經驗，以及與原居地連繫的緊密程度等因素所影響。而其認同的傾向則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動態的向臺灣或原居地靠攏。研究結果發現，外籍新娘子女多被臺灣主流文化同化，多表示自己是臺灣人，對母親母國的印象是模糊的。也就是說，他們在

面對鄉土（母親與父親原居地）的身分及文化認同上，幾乎沒有展現其跨國性的思維。

(四) 族群偏見的反省性--到底同化好還是多元文化好

多元文化一直是大家所推崇的，但反觀我們的總總作為，卻多是以同化為準則。其實同化政策幾乎可以和大家嗤之以鼻的「白澳政策」畫上等號。當我們一面咒罵別人種族主義的同時，我們卻一直在以同化的思維在考量外籍新娘的一切（如將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列為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申請歸化的必備條件，又如動不動就說族群融合）。但試問臺灣現今社會，對這一群來自東南亞的外籍新娘，究竟是將視其為多元文化的輸入者，亦或視其為來自次級文化區，只為滿足社會中下階層未婚男士，婚配需求的犧牲者？若是前者，這群所謂的「新臺灣之子」將能夠承襲父母親，不同語言及文化條件而形成優勢，不但不會對社會造成負擔，反而能促使社會更具競爭力與多樣性；反之，若是社會缺乏多元文化的包容力，使得他們在某些層面上的先天弱勢會被更加凸顯放大，而造成社會負擔。

在研究中發現，外籍新娘及其子女在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讓他們多選擇了接受夫家文化為其認同主流。在子女教育上，也深怕子女會因為從母親的異國文化，而使其受到歧視。又難道這些外籍新娘心甘情願被我們同化，我們便可以高張同化的旗幟，要他們「和我們一樣嗎？」。當然，就目前環境而論，外籍新娘在相對比較弱勢的情況之下，當然希望能透過向上社會流動的方式和我們一樣。姑不論他們的想法為何。至少我們應在政策及教育上，應以多元文化的觀點視他們和我們是平等的，最後讓他們可以在人際互動時，能不再低人一截的認為自己是「臺灣媳婦」，而是充滿信心的告訴人家我是「外籍新娘」。讓外籍新娘不再被矮化、污名化，而是一個多元文化觀念的展現。

(五) 跨國主義與多元文化

其實在全球化的觀點下，如果外籍新娘及其子女能夠有更多機會與原居地進行跨國性行為的話，對我們的國際競爭力是有幫助的。

多數外籍新娘的生活重心多環繞在家庭、先生和小孩之間。他們一直存著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宿命想法，因而犧牲了與母國文化接觸的機會。然而，臺灣社會似乎並沒有以平等的想法看待她們，而是常被我們視為「他者」（所以我們才要她們「和我們一樣」）。難道她們母國的文化真的不值得我們學習嗎？其實，外籍新娘不只是鑲入臺灣社會，她是能為臺灣的國際化與多元化做出實質貢獻的。從我們的研究中發現，外籍父母的教養態度，對其子女的跨國性思維有著重要的影響。他們能夠培養出具有雙重語言、文化與國際視野的「新臺灣之子」，也讓我們的社会能透過她們，接觸到異國文化。因此，外籍新娘的跨國行為對臺灣的多元文化與國際化是有相當幫助的。我們是不是都虧待了這一些「新臺灣之子」的母親？也許在全球化現象中，臺灣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二、學校可以做些什麼

鑑於臺灣外籍新娘子女入學人數的逐年增加，從學校的輔導措施及相關課程設計著手，應是直接且有效率的途徑。故而本研究認為學校可以：

(一) 打破隱諱和避談的迷思

往往我們會以隱諱和避談的方式，來處理外籍新娘子女在學校與同儕互動的關係。這不僅忽視了外籍新娘子女雙重文化的事實，也削弱了他們學習母親文化的動機，

更剝奪了他們對母親國家身分認同的機會。同時也讓我國學童失去學習尊重、包容與平等多元文化的實務經驗。因此，大方的承認並接受他們和我們之間是有些方面是不一樣，是需要的。

(二) 培養學生多語言與多元文化的能力

面對全球化的趨勢，語言與文化的多樣性是增加個人競爭力的主要因素之一（徐崇崇和葉富強，2006）。因此，外籍新娘子女本身就具備了多元文化的先天條件，將來亦可能是我國拓展對外交流的人選之一，實不應受到同化的作用，而喪失了此項優勢，更甚至淪落為弱勢團體，更不堪的是受到未來會成為社會負擔的對待。學校應重視這些學童的潛力，如此不僅對其本身而言是有利的，對我國學童而言更能使其具備國際及世界觀。

(三) 增強其跨國性的思維及行為

誠如上述，多元文化觀是重要的。學校可增強外籍新娘子女，對其母國文化的興趣與了解。配合舉辦各種活動來介紹來自不同移民國家的文化特色如食物、民俗、音樂和服飾等，以協助他們共同適應學校生活，也讓本國學童共同參與。其實，透過研究者長期觀察晤談的結果，發現外籍新娘子女開始對自己與母國之間的連繫已感到驕傲而非羞愧，此種現象非常可貴。

自然的看待他們，我們不需要因為要推動多元文化而禁止她們現在所喜歡用的「臺灣媳婦」與「臺灣之子」。我們也不需要矯揉做作的一定要如何又如何。整個觀念的轉變是需要時間慢慢的調適與適應的。正如我國十多年來推動的原住民多元文化般，也漸漸有了相當顯著的成果。

參考文獻

- 內政部戶政司(2006)。**數量統計**。線上搜檢索日期:民國95年7月31日。<http://www.moi.gov.tw/home/>。
- 王光宗(2003)。我是外籍新娘，我也是一個母親- 臺南縣東南亞外籍新娘在孩子入學後初探。 **南縣國教**，9，29-31。
- 王秀紅、楊詠梅(2002)。東南亞跨國婚姻婦女的健康。 **護理雜誌**，49，35-41。
- 王宏仁(2001)。社會階級化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 以越南新娘為例。 **臺灣社會研究**，41，99-127。
- 周美珍(2001)。新竹縣外籍新娘生育狀況探討。 **公共衛生**，28(3)，255-265。
- 吳清山(2004)。外籍新娘子女教育問題及其因應策略。 **師友**，441，6-12。
- 邱芳晞(2003)。東南亞外籍新娘家庭問題與協助需求之探討。 **社區發展季刊**，101，176-181。
- 林義男譯，原著 Light, D. and Keller, S. (1995)。 **社會學**。臺北：巨流出版社。
- 林璣萍(2003)。**臺灣新興的弱勢學生--外籍新娘子女學校適應現況之研究**。臺東：國立臺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胡臺麗(1990)。芋仔與蕃薯--臺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9，107-132。
- 徐雅玲(2005)。從多元文化教育的觀點探討影響外籍新娘教育子女的因素及因應之道。 **北縣教育**，51，45-48。
- 徐榮崇(2002)。澳洲移民政策的變遷與臺灣移民。 **市師學報**，33，379-388。
- 徐榮崇、葉富強(2006)。性別角色的跨國思維：以布里斯本的一點五代臺灣移民為例。 **人口學刊**，32，43-81。
- 唐文慧、游美惠(2002)。社會母職--女性主義媽媽的願景。 **婦女與性別研究通訊**，63，13-15。
- 秦富珍(2003)。外籍配偶子女近4成適應差。 <http://yam.udn.com/yamnews/daily/1606872.shtml>。
- 教育部(2005)。**數量統計**。線上搜檢索日期：民國94年7月31日。網址：<http://www.edu.tw/>。
- 莊秀玉(2002)。**東南亞籍跨國婚姻婦女在臺文化適應與其參與教育活動關係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學政(2003)。我的媽媽是外籍新娘- 跨國婚姻的親職協助與輔導。 **師友**，434，74-78。
- 陸錦英(2001)。一位華裔母親的教養觀。 **屏東師院學報**，14，325-342。

主題文章

- 陳碧雲、魏妙如、郭昱秀(2004)。外籍配偶子女學校生活適應之探討- 以學前教師的觀點為例。論文發表於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舉辦之「外籍與大陸配偶子女教育輔導學術研討會」，嘉義。
- 陳美惠（2002）。彰化縣東南亞外籍新娘教養子女經驗之研究。嘉義：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森泉、張雯雁(2003)。外籍新娘婚姻適應與子女教養問題之探討。*社會科教育研究*，8，135-169。
- 黃迺毓（1988）。*家庭教育*。臺北：五南。
- 劉美芳（2001）。*跨國婚姻中菲籍女性的生命述說*。高雄：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美芳、鐘信心、許敏桃(2001)。臺灣外籍新娘之文化適應—護理專業的省思。*護理雜誌*，48(4)，85-89。
- 薛承泰（2003）臺灣地區婚姻的變遷與社會衝擊。*國家政策論壇季刊秋季號*。臺北：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 譚光鼎（2001）。族群關係與多元文化教育。載於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編著：*多元文化教育*，113-135。臺北：空大。
- 鐘重發(2003)。家庭教育介入外籍新娘子女學前發展模式與策略，*幼兒教育年刊*，15，189-205。
- 廖珮君（2005）。*澳洲回流臺灣年輕移民在臺、澳社會間的適應與自我認同*。臺北：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社教研究所碩士論文。
- Al-Ali, N. and K. Koser. (2002). Trans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home. In Al-Ali, N. and K. Koser (Eds.), *New Approaches to Migration?—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ome*.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Books Ltd, 1-14.
- Anderson, M. (1999). Child in-between: constructing identities in the bicultural family.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5(1), 13-26.
- Brody, E. B.(1970). Migration and adaptation: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In Eugene B. Brody and Beverly Hills(Eds.), *Behavior in New Environments Adaptation of Migrant Population*.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
- Bronfenbrenner, U. (1986). Ecology of the family as a context of human developm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2, 723-742
- Cahill, D. (1990). *Intermarriages in International Contexts- A Study of Filipina Women Married to Australian, Japanese and Swiss Men*. Quezon: Scalabrini Migration Center.
- Espiritu, Y.L.and T. Tran. (2002). Vietnam, my country: Vietnamese Americans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P. Levitt and M.C. Waters (Eds.),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367-389.

- Foner, N. (2002). Second-Generation Transnationalism.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In P. Levitt and M.C. Waters (Eds.),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Fouon, G.E.and N. Glick-Schiller. (2002). The generation of identity: redefini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within a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 In P. Levitt and M.C. Waters (Eds.),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69-207
- Glick-Schiller, N. (1997). *Who are Those Guys? A Transnational Reading of the U.S. Immigrants Experi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Becoming American/ American Becom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Jan.18-21, 1997, Sanibel Island, Florida.
- Glick-Schiller, N., L. Basch and C. Blanc-Szanton. (1992). Towards a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Migration: Race, Clas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Reconsidered. *The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645, 24-52.
- Guo, F. and I. Robyn. (2003). The View From Australia. In Robyn Iredale, Fei Guo and Santi Rozario (Eds.), *Return Mig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 Hall, S. (1990). The Diaspora and Culture Identity.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Kivisto, P. (2001). Theorizing transnational immigr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current effort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4 (4), 549 – 77.
- Lee, S.-R. (1992) *The Attitudes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Brisbane towards Assimilation: An Internal Perspective*.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Honours Board, School of Modern Asian Studies, Division of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Griffith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a Bachelor of Arts with Honours.
- Levitt, P and M. C. Waters (Eds.) (2002).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Morrison, L., S. Guruge and K.A. Snarr. (1999) Sri Lankan Tamil immigrants in Toronto: gender, marriage patterns, and sexuality. In G.A. Kelson and D.L. Delaet (Eds.), *Gender and Immigra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Penny, J.and S.-E. Khoo. (1996). *Intermarriage : A Study of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Canberra, A.C.T.: A.G.P.S..
- Portes, A. (1995). Children of immigrants: segmented assimilation. In A. Portes (ed),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48 – 280.
- Portes, A. (1996).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their emergence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system. In Roberto Patricio Korzeniewicz and William C. Smith(Eds.), *Latin America in the World-Econom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51 – 168.

主題文章

- Portes, A., L. Guarnizo and P. Landolt (1999).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2), 217 - 237.
- Richard, M.A. (1991). *Ethnic Groups and Marital Choices*. Vancouver: UBC Press.
- Stephan, W. G. and C. W. Stephan. (1991). Intermarriage: effects on personality, adjustment,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two samples of stude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3, 241-250.
- Waters, M. C. (1994). Ethnic and Racial Identities of Second Generation Black Immigrants in New York Ci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8(4), 795-820.
- Wolf, D.L. (2002).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emotional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struggles of second-generation Filipinos. In P. Levitt and M.C. Waters (Eds.), *The Changing Face of Home : th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55-294.

Homeland Identities and Transnational Thinking among the Foreign Brides and the Second Generation in Taiwan

Jung-Chung Richard Hsu* Jui-Ying Hsu**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rough transnationalism, the lives of foreign brides and the second generation in Lu-Jou city, Taipei County. Three particular facets of their lifestyles will be explored, these being nationality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and transnational thinking. A key issue in this research is to observe and understand the transnational values, ideologies and perceptions these foreign brides and the second generation display, and in which facets of their lives these distinct cultural identities will become apparent.

Eight depth interviews of the foreign bride families who come from Philippines, Cambodia, Indonesia and Vietnam were done.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studies many significant issues became apparent. We found that the strong Taiwanese cultural, different economic status between host land and Taiwan, the reinforcement comes from the foreign bride families, traditional role in society and economic ability caused the foreign brides appear weak international thinking. And the children weak thinking do result from the parents and family attitude of cultural identity, how long of the foreign bride living in Taiwan, the peer group,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other's host land.

Finally, we will discuss the contradiction issues between the multicultural and the integration society. We also hoped, from this research, to hold the attention to the multiple cultural identities of the children in school education and course planning .

Keywords : foreign brides, transnationalism, intermarriage, second generation, identity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studies education, TMUE.

** Teacher, Lu Chiang Elementary School, Lu-Jou city, Taipei county.

主題文章